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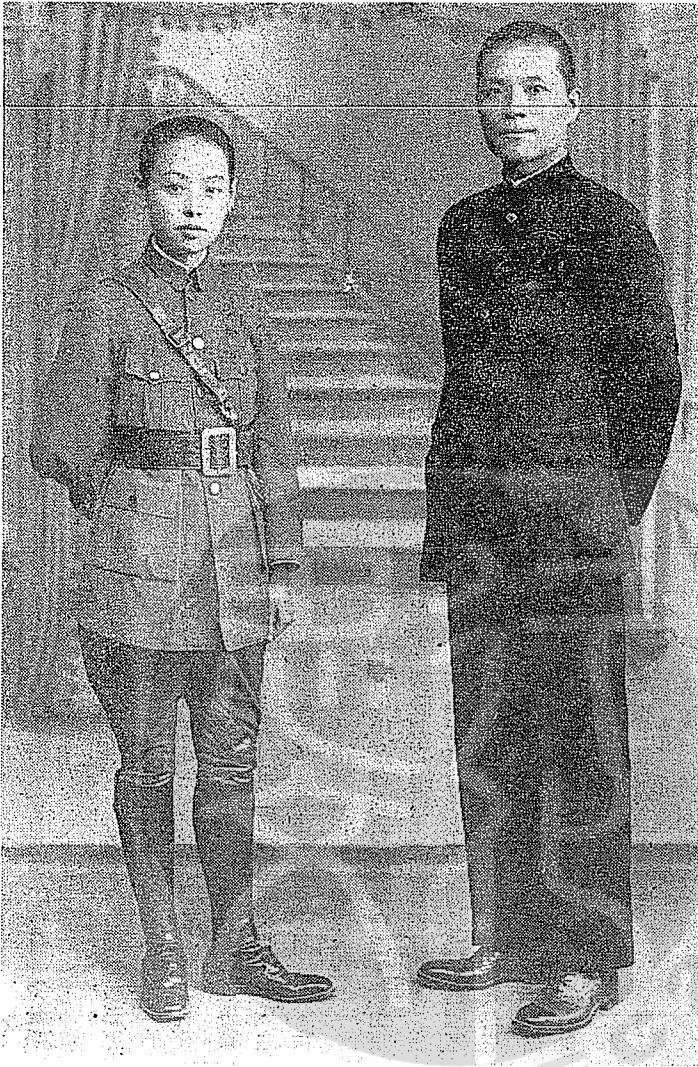
安邊儒將朱紹良 (續完)

張 佛 千

高一涵詩讚譽儒帥

渡海來台以後，每次晉謁朱紹良先生，便坐

雅談之際，仍多以歷史人物為話題，檢討歷朝的興亡成敗之迹，他有許多公允而深刻的見解。對於



民國十六年朱紹良(右)三十七歲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與夫人花德芬(左)戲着軍裝時合影，朱夫人為貴州望族，與何應欽夫人、谷正倫夫人並稱貴陽三美。

中華民族終不可亡，終必復興，他更深具信心。我們有時也談詩，張宣澤兄取出他抄存朱先生的詩稿，並有許多他人贈和的詩。這裏，我要從三個人的贈和的詩說起，再引述朱先生自作的詩，並對詩中所指事實，附加註釋，兼及因讀詩而引起的對話。由此以窺朱先生的生平。

第一個人，是與朱先生同時在蘭州，一直担任甘肅、寧夏、青海三省監察使的高一涵先生，贈朱先生的七律共有十首之多，從北伐以前一直到安定新疆以後，二氣呵成，推崇備至。如「襟抱汪洋今叔度」。「雍容叔子儒為帥」。「萊公鎖鑰固金甌」。「喜見嫖姚戍隴頭」。以四個歷史的人物來比擬朱先生的德能事功。而「萬里巡邊賦凱旋，樽前談笑靖烽煙」。即指安定新疆之役。又有兩句：「胸有韜鈴推智將，人因巾扇識軍師」。是指他曾任先總統蔣公的參謀長。我在讀這兩句詩時，因向朱先生重提他說過的話，他少年慕張良之為人，故改名紹良，而後來果然做了與張良相同的職務，這是佳話。朱先生笑着說：「做蔣先生的參謀長很難也很容易，因為蔣先生是兼有漢高祖與留侯之長，用不着張良陳平『躡漢王足』，也用不着酈食其『借箸代籌』。當然他極歡迎且鼓勵幕僚的建議，但大多都早在



郭(左排後)煌耀萬(三右)誠陳仁同難蒙與後變事安西(二右)軍將良紹朱
。影合京南在等(右排後)嶠寄

他的智慮之中。過去安內攘外許多大計，無不出自蔣先生的神機獨運，咸合機宜。有許多地方他所表現的大公無私的精誠，犧牲自己委曲自己的苦衷，真令人萬分感動。有許多事是外人所不能知道的。今天國事至此，蔣先生在大大的領導方面毫無錯誤，而我們追隨他的人，應該認為幹部奉行不力配合不上，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又笑着說：「我的參謀長工作，做得平淡無奇，毫無貢獻，雖然少年狂想，尙友古人，不過徒存此志而已」。

羅家倫詩所指本事

第二個人，是羅家倫先生。先看他們互相贈和的詩，朱先生贈羅先生的七律二首：

幕府當年笑語頻，相逢珍重話前塵。酒邊顏色看猶煦，劫後詩歌氣轉春。冰雪天山猿鳥絕，風沙瀚海馬牛親。步兵莫戀江東住，能到崑崙有幾人。
十年絳帳聽征鼙，錦繡河山半馬蹄。時雨潤從

邊塞曲，春風碧到玉門西。艱危國計商關鍵，文物天驕任品題。知有嘉謨作辰告，波濤枕上夜聞鷄。

這是當羅先生出任新疆監察使之前，先以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的身份到新疆時，朱先生所贈之詩。所以有「知有嘉謨作辰告」之句，信其考察所得，必能向中央有所貢獻。

而遠在民國十六年朱先生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時，羅先生時亦佐戎幕，為總司令草露布，故贈詩第一句「幕府當年笑語頻」，即係指此。

詩中對羅先生的豪情萬丈與橫溢的才華，也極意推崇。再看羅先生的和詩：

風雪皋蘭過往頻，劫餘樽酒灑襟塵。狂奴故態詩中味，邊帥朱顏雨後春。豈仗甲兵柔遠服，從來文字感交親。陰山右峙天山左，馮翊中原豈異人。莽原戰馬縱高蹄，玉壘無風靖鼓聲。漫詡星槎浮塞北，為瞻都護到安西。聚沙對話防秋略，勒石還須醉墨題。萬幕枕戈齊待旦，不煩啼徹祖生鷄。

詩中所謂「玉壘無風」與「馮翊」，皆力寫朱先生的事功。「邊帥朱顏雨後春」，更寫出朱先生的豐采。而「為瞻都護到安西」一句，直是表示新疆之行乃專為看朱先生而來。如無朱先生安定新疆之功，中央大員即不可能入境，羅先生此二句，亦指陳此一事實，而表示對朱先生的欽佩。

後來，羅先生又先後贈朱先生七絕二首：
免胄軍前未足奇，從容談笑決安危，
他年重話庭州事，八面刀光一局棋。
御得風恣往還，居然杯酒定天山，
嫦娥應悔偷靈藥，新識人間九轉丹。
這兩首詩都是盛讚朱先生安定新疆之功。第一首詩中所指「庭州」，即是迪化，唐稱庭州。



民國二十二年朱紹良奉派甘肅省主席兼綏靖主任赴任前在上海寓所與家人合影。

「八面刀光一局棋」形容當時局面的危機四伏（新疆當局一向高唱反帝親蘇口號，並吸引甚多共匪份子及共匪同路人參加工作，而對異己者則常採取極端暴烈手段）。第二首詩形容朱先生九次飛新，不但使盛世才氏聽命中央，最後且自願請辭新疆省政府主席而到中央供職，由朱先生暫攝新疆省政府主席，一個月後局面安定，始由吳忠信先生接任。羅家倫先生將九次往還譬擬為「九轉丹」，服之可以成仙，意謂乃仙家妙用，非人力可成。既見作者構思之巧，亦見作者欽佩之極。

羅先生贈詩中所指九次飛新，以第七次尤為艱險。時在民國三十三年秋季，盛世才氏忽請辭主席職，而中央派往新疆工作人員多人被捕，中樞憂疑，以為蘇俄壓力加強，陰謀得逞，新疆當局又將重回舊路。朱先生奉蔣委員長電召自蘭州飛抵重慶。委員長侍從武官電話通知即日下午在黃山官邸接見。時朱先生足疾復發，雖勉能舉步，但恐

不能登山，宣澤兄即在電話中據實報告。侍從武官謂：委員長已有指示，派委員長座轎下山相迎，於是朱先生乘汽車到山下，即乘侍候之委員長座轎直至客室門前。（後來據侍從室人員說：「這是從來未有的特例」。）委員長與朱先生檢討新疆內部問題及國際因素，商談達三四小時之久。鑒於新疆局面的嚴重，為了防止更惡化的劇變發生，最後朱先生表示：甘冒不測的危機，親到迪化一行。委員長與朱先生密談時，坐得極近，忽以手加於朱先生膝上，關切的詢問朱先生有兒女多少及年齡大小？意在負責朱先生的身後。朱先生雖然效忠領袖，慷慨忘身，此時也惕然感動。結果，因朱先生此行，乃得扭轉危局，並使盛世才氏隨朱先生飛抵重慶，輸誠中樞，在朱先生尚未飛新之前，時羅先生已任新疆監察使，自迪化密電中樞謂：「如派朱一民先生前來，尚有挽救可能」，可見羅先生對朱先生的推重，而朱先生也不負羅先生的屬望。

第九次飛新，仍是由於他的從容鎮定，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卒平叛亂，先是在民國三十三年初，蘇俄以一團兵力及部份外蒙部隊直接介入之下，鼓動亂民製造事件。蘇俄飛機並侵入新疆，向我部隊轟炸掃射，是年末，策動亂民，圍攻伊寧。朱先生電令保衛伊寧的第七預備師死守，並於除夕前的下午親乘運輸機，由迪化飛臨伊寧上空，來回航程需四小時，途中隨時可被蘇俄飛機截擊，又因在伊寧上空需飛行極低，亦有被地面亂民射擊的可能。但他不顧幕僚的反對，毅然前往，飛機在伊寧上空盤旋二十餘週。投擲彈藥

糧食及慰勞品一百餘包，並以無線電話對守軍慰問指示，因愈低飛則電話愈清晰，朱先生不顧圍城亂民高射機槍之射擊，一再命令駕駛員低飛。曾三度低飛距地面僅六百米，守城官兵見司令長官低飛慰問，面目可見，語聲可聞，歡呼敬禮，極表興奮。飛機返迪化機場後，檢視機翼，彈痕累累，朱先生微笑登車返署。羅先生對朱先生此行，大為興奮。是夕與朱先生守歲共飲，並有紀事詩云：

一舉略常蹊，千軍望入迷，今宵堪痛飲，邊帥到伊犁。

（伊寧，舊名寧遠城，清始改置寧遠縣，屬伊犁府。民國始改今名。）

伊寧守軍在冰天雪地中，堅守孤城八十三日，終以國軍增援不及而失陷。自指揮官第七預備師參謀長杜德孚以下，兩團官兵全部成仁。於是亂民之勢益張，竄抵迪化四郊，城中兵少糧缺，而由甘青入新增援的騎兵第五軍尚在途中，人心恐慌已極。朱先生於軍事會報中宣稱：「我絕對不走，空軍運輸機不必為我留下，即可撤至哈密」。又對新疆省政府主席吳忠信先生說：「守城是軍事，我是軍事長官，守城由我負責，請您率領省政府高級人員暫飛哈密，以維省政中心」。但吳主席表示：「守土有責，義同生死」。（這時羅先生正在重慶述職）。朱先生下令動員所有警察暨中央軍校及中央警校的分校學員生，一律編入防守行列，準備死守。數日後，騎兵第五軍馳抵哈密，軍長馬呈祥先飛迪化報到，但部隊則需一週後始能抵達迪化，朱先生即令改用汽車運

送兩團騎兵星夜趕到，馬匹即在迪化徵集撥配。因為他的從容坐鎮與援兵之適時到達，亂民懼而撤退。城圍既解，朱先生對入新國軍重作佈署，並調第八戰區郭副司令長官寄嶠入新協助指揮，各地叛亂先後收平，局勢轉安。

千齡詩社倚劍揮毫

羅先生的贈詩多在新疆所作，朱先生自作詩有關新疆的也最多。其晚中央社駐迪化特派員陳萬里先生詩：

不堪回首七年前，君執毛錐我執鞭，當日戲言猶在耳，一杯在手膽包天。

又朱先生的六十歲述懷詩：

匹馬天山親易幟，刀光八面酒杯寬，痛心誰主和戎策，十載終看奉契丹。

詩中兩句：「一杯在手膽包天」與「刀光八面酒杯寬」，都可見當時新疆局面的危迫，與朱先生「勇者不懼」的精神。而「刀光八面」四字，正是引自羅先生贈詩「八面刀光一局棋」之句，但「酒杯寬」三字，更能表現朱先生的從容鎮定。

下面一首律詩，可以窺見朱先生在履險如夷之中，儘多豪情逸致：

頻年塵土滿征袍，又度天山第九遭。已缺金甌慚未補，為安玉壘敢辭勞。英雄自可傾肝膽，壯士何須惜羽

毛。冷月一鉤窺毳幕，偷閒倚劍且揮毫。

下面再引一首七絕，可以窺見朱先生愛國之深與籌謀之苦：

把酒無言對素娥，聲聲羌笛伴胡歌，臨邊自愧疏籌策，着鬢繁霜苦恨多。

朱先生開府蘭州時，當地名流：慕少堂（省通志館館長）、張維（省參議會議長）、高一涵、范禹勤、水梓、翁醉亭、丁宜中（二人為新舊任甘肅省政府秘書長）諸人，有一雅集，朱先生也應邀參加，因社員十餘人，合計年齡在千歲以上，故名「千齡社」。每次集會均各拈韻賦詩。茲選朱先生參加雅集中所作七律二首，第一首詩是拈韻得丹字：

白面談邊不畏難，八方風雨逼人寒。數聲歸雁含愁聽，盈匣飛書帶笑看。論事莫云彈指易，慰懷唯有酒杯寬。嘔心付與千齡宴，萬里拈來一字丹。

這首詩正是第八戰區奉令裁撤，朱先生調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兼辦公廳主任，將離蘭州飛重慶時所作。以朱先生的德能，絕不致有「盈匣飛書」，可能是在新疆負責軍政之際，所接到新疆各方人士互相告訐的文件，而對離職後的盛世才氏懷怨洩憤，更是指摘紛至。甚至責備朱先生對盛世氏有維護之處。所謂「飛書」者，可能即係指此。所以結句表示：將為國的忠誠，嘔心

吐膽的告訴千齡社同人，只有一個字，一片丹心的丹字而已。

第二首詩是拈韻得臣字：

白社傳箋拾韻新，蟾蜍研墨共良辰。詩筌遙奏清河頌，花市輕颺寶馬塵。惜別未遑三宿戀，量移難覓五湖春。踏歌北地猶鼙鼓，愁絕歸來萬里臣。

這首詩是在千齡社上元雅集所作，而朱先生已離蘭州，到重慶就新職，韻是代拈的。所以有「惜別未遑三宿戀」之句。但是新疆雖重歸中央統治，而蘇俄在新疆北部仍謀鼓動風潮製造叛亂，所以羅先生詩中的「邊帥」，回到中央以後，對新疆問題，仍極憂慮。「愁絕歸來萬里臣」之句，正是表示他這種心情。

劉幼蘅與白頭師弟

第三個人，是現任監察委員劉永濟先生的尊翁劉幼蘅老先生。他是朱先生的老師，朱先生於民前六年就讀福州竟成兩等學校，劉老先生正是校長。來台以後，白頭師弟，時有唱和之樂。朱先生六十壽辰，劉老先生贈五古長詩一首，是一首極好的詩，具見此老手筆。老師給學生打分數，雖多嘉許，但在一般恭維頌美之詞中，其份量自不相同。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大哉岳侯言，幾人能踐履。惟君文武資，拳拳服膺此。自從握軍符，所向輒披靡，

轉戰南北間，羣雄賴平底。舉國豐采傾，元戎腹心倚，懋賞膺兼圻，西北舉相委。推誠化畛域，隱患無形弭。民情既浹洽，治道持大體，苛擾固所患，紛更亦非喜，無為寓有為，一張振百弛。察案絕苞苴，習俗戒汰侈，君容霽如春，君心清如水，徐觀君生平，允符武穆旨。匪氛延東南，移鎮吾桑梓，餉械兩絀支，赤手空拳抵，君猶指此城，以共存亡矢。朝命亟召返，委去寧得已，苦心吾獨知，前路多荆棘。軍略備諮詢，室家樂且只，甲子慶重新，天方篤福祉。舉案不羨鴻，趨庭何讓鯉，置酒集親朋，秋高風日美。渭水年九十，勳業乃肇始，汾陽逾耄期，威名震遐邇。以君視古人，還是少年耳，來日喜方長，高歌望吾子。

朱先生歷膺重寄，迴旋文武兩途，不愛錢，不怕死。劉老先生的詩中稱其「允符武穆旨」，真給學生打了一百分，而學生也真當之而無愧。朱先生在大陸局勢逆轉惡化之時，先總統蔣公宣佈告下野之前，奉命自重慶綏靖公署主任調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當時福建全省無一國軍，一面佈署保安團隊，一面發動地方財力，準備國軍南撤的補給。朱先生於三十八年一月末飛抵福州就職，南京於四月末撤守，共匪即

大舉南下，五月初江西上饒失陷，國軍分三路退入福建，而共匪又從閩道自浙江的仙霞嶺竄入福建北部，共匪已知虛實，以為從閩道突入，必可如入無人之境，不料朱先生指揮保安團隊，竟使其攻勢頓挫。六月十四日古田一役，乘大雨之際，利用閩江漲水之勢，集合省垣全部保安團隊奇襲，迫匪退回南平。當日南京共匪電台廣播叫囂：「自渡江以來，佔領南京，長驅浙贛，都未遇抵抗。佔領浙贛的大軍分道入閩，而閩省的保安團隊，不自量力，竟敢作無效的抵抗。現已兵臨福州城下，尙敢在古田作反攻的蠢動，大軍集結以後，非盡殲滅之不可」。此線遂暫成膠着狀態，八月初旬匪軍更加集結猛攻，十五日連江失陷，閩江口被匪封鎖，福州勢難再守。十六日朱先生奉命將軍政交湯恩伯將軍，並即飛台，向蔣總裁報告。他主閩僅及半年，時短勢危，以武器窳劣之團隊，與數倍方張之寇，週旋百餘日，最後奉命交卸來台。本已善盡了他的責任，但他總覺耿耿於懷。所以，他的老師在詩中指陳：「匪氛延東南，移鎮吾桑梓，餉械兩支絀，赤手空拳抵，君猶指此城，與共存亡矢，朝命亟召返，委去寧得已」。劉老先生此詩真是詩史，以史家之筆說明他的學生：在職已盡了最大最善的努力，去職是奉命而行。

秋心萬里無為有為

朱先生平生豪氣，老去猶存。平時談心，總表示志在經邊。曾對我說：「反攻大陸後，我們再去邊疆工作。我們不能將北方邊疆的失地全部

收回，不能大規模的建設，不能大規模的移民，即絕不能有強大的中國」。所以他六十述懷詩：「是非過去憑誰訴，艱苦當前須共持，奪壘屯田猶未老，六旬正是少年時」。真有馬伏波據鞍矍鑠之致。與劉老先生詩：「以君視古人，還是少年耳，來日喜方長，高歌望吾子」。都是豪情萬丈，師弟同之。

朱先生做人做事，兼用黃老之道。劉老先生的詩：「民情既浹洽，治道持大體，苛擾固所息，紛更亦非喜，無為寓有為，一張振百弛」。特明指「無為寓有為」，可見師弟相知之深。朱先生六十述懷詩：「平生祗病有良方，臥誦南華歲月忘，親友多情頻酌我，依稀前日是重陽」。可見他對老莊的愛好及其修養之深。

朱先生又給我一首他題趙西岩畫鷹詩：「獨立岩邊何所思，秋心萬里若無為，摩天掠地安排定，側翅雲中世豈知」？我曾放肆的說：「這首詩在您的詩中是最好的詩，而詩中之鷹，實是您的自寫。這二十八字實在傳神之至，能寫出畫家所不能表現之處，寫出一個雲裏神鷹。既已「秋心萬里若無為」，而又「摩天掠地安排定」，正是劉老先生詩中「無為寓有為」之義」。朱先生當時對我，只是慈祥的注視與謙虛的笑謝。在這一點上，我自信雖在工作方面無一日追隨之幸，然尚能粗知泰岱之高。

花德芬夫人的懿德

最後說到朱先生的家庭及這顆將星的隕落。朱夫人花德芬女士與何敬之先生的夫人王文

湘女士，谷正倫先生的夫人陳白堅女士，在六十三年前同為貴州的名媛。三位後來的名帥，當時皆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少年英俊，嶄露頭角。朱先生當時任黔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總司令是王文華氏），何先生與谷先生均任旅長。所以便分別獲得三位名媛的傾心。（因為朱先生的岳家在貴州，最初的工作也在貴州，所以與貴州的關係甚深。祖籍是江蘇武進，而又因其尊翁清澤先生遊宦而生長於福建福州。所以在蘭州時，三省會館開同鄉會及公祭鄉先賢，皆請他參加，他皆敬預。人謂其籍貫不明，他總是笑着說：「我中華民國之人也」）。

朱夫人生了八女二子，生育既多，操勞愈甚，身體遂益衰弱。大女公子岫蘭便成了家務助理，婚後一直隨父母同住，看護多病的母親，照料忙苦的父親。朱先生一生無積蓄，他教育子女皆令各有專門技能，幾位女公子多服務銀行界，大公子求定，學新聞，任中央社記者，多才多藝，雖在少年，已有文采。二公子武定，學教育，任教育部編輯，都能用其所學。朱先生在新疆冒險飛赴伊寧上空前夕，曾親書所作「示兒輩」詩，封存案頭，以當遺囑，詩中有句：「收京有望還鄉日，家世毋忘號紫陽」。「紫陽」指大儒朱子，可見他教育子女的主旨和苦心，是要他們都能做修身而有用之人。

朱夫人不但辛苦持家，且有遠識，知大體，善相夫子。民國十六年，蔣委員長下野赴日本，朱先生留滬。當時大局顛危，朱先生派戴雨農氏持函赴日本報告，苦無旅費，朱夫人乃將其皮衣

首飾盡付典質，戴氏始得成行。朱夫人寬厚慈惠，撫下有恩，對朱先生的部屬關切照應，人人懷感。

朱先生與夫人伉儷情深，也極為難得。朱先生曾在其夫人扇上題了七絕一首：「良辰美景堪回憶，卅載猶同蜜月中，一扇和風忘酷暑，高歌隨唱大江東」。三十年的夫妻生活，還同「蜜月」一樣，這真是難得的佳話。而「一扇和風忘酷暑」，可以想見朱夫人的賢淑與風範。

朱先生六十四歲一度大病，總統親臨問疾，竟從瀕留中甦生，且健康逾恆，雖達七三高年，但胸背挺直，腰脚亦健，晨起常從中山南路信義路口寓所，散步到圓山動物園。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許，赴友人家晚宴，旋感不適，即送中心診所，當夜十時以腦溢血逝世。朱夫人本已久病在床，賴醫藥延年，自朱先生逝世後，遂拒絕醫藥，十八日之後，也隨朱先生於地下，在隆重軍禮中，雙雙下葬，生同衾而死同穴。朱先生的一生，輝煌燦爛，多采多姿，而當其生命之幕，最後降落之時，仍有這一「愛情永恆」的插曲。

朱先生逝世，政府追贈陸軍一級上將，特頒旌忠狀，並明令褒揚。蔣總統素知朱先生清廉，一再垂詢喪葬費用，並在總統府主管單位依例請發一萬元的簽呈上，親批加發一萬元。朱夫人逝世後，總統府黃副秘書長通知：奉總統諭亦贈發二萬元。這都是元老重臣的殊榮。蔣總統曾不止一次的對何敬之先生嘆說：「自少年迄今，同患難的戰友，又少一個了」。元首傷感之深

可見。

朱先生的喪葬後事，由他的老戰友何敬之先生躬親主持，由范誦堯先生（曾任朱先生的參謀長）助理，而在辦理朱先生身後諸事中，有一件事做得最好，便是推由周開慶先生（曾任朱先生的辦公廳主任）主編年譜及詩文集。因為我能借閱年譜全稿做參考，所以本文所記有關年月日及詳細地址，才不致錯誤。

德能事功蓋棺之論

這裏謹錄羅家倫先生給朱先生詩文集親寫的序，這是論朱先生的生平一篇極有份量的文字。
「從來將帥為詩，多以豪邁自矜。髣髴不如此不足以現叱咤風雲之氣概。殊不知諸葛公雍容儒雅，豈祇大將風範，且為儒將楷模。從我國史上衡量將才，儒將且超於大將也。」

「一民先生宿長韜略，尤達世情，不但部署週詳，而且因材器使，不露威嚴而能令人樂為所用。非學識涵養兼備一身，曷克臻此？其能臨深履薄化險為夷者，抑且詩教乎。」

「余與一民，共戎幕於金陵，並馳驅於西域，數歷險阻，猶能啣杯共酌，把臂長吟，若無其事者然。至今思之，此樂已不可復得矣。為之泫然。」

以羅先生的學術地位及國史館館長的身份，推崇朱先生是「儒將」，所以本文的題目，便採用了「儒將」二字。而在艱苦抗戰中，安定西北，更使新疆重奉中央政令，是朱先生一生事功最突出者，所以在「儒將」之上加了「安邊」二字。「然雖安邊」並不足以盡朱先生的德能事功。

最後，以我在朱先生七十壽辰的獻詩及朱先生逝後的輓聯，錄作本文之殿，聊表我的崇敬與懷念。

祝朱先生七秩華誕詩：

偉略兼文武，英雄自有真。用兵能感敵，為政總施仁。量海人難測，經邊績絕倫。岡陵遲獻頌（朱先生六十華誕，予居鳳山，事後始知，未獻詩，

故云），鶴算祝千春。
輓朱先生聯：

當國族危亡之會，赴鬼域絕域之中，使百七十萬方里版圖，重張漢幟。問往古、名將經邊，誰能有此？迎旌塵蒞止之時，侍絲竹東山之際，數二十五史歷朝人物，盡入雄談。感曠昔、悲風吹淚，我獨何堪！

維州山居雜詩（一）

謝扶雅

我旅美整二十年，一直住在紐約市不遠的新澤西州北部。今春為了耄耋悼亡，依照新「三從」中「妻死從子」的一條規例，循小兒孝意的堅邀，遂南移至維琴尼亞州州立大學近鄉「紹尾」（Shaws Ville）的一山鄉。實際上，這是一個由四周高高低低諸山崗下一片谷地所開闢的農場區，疏疏落落地建有數百人家，人口不過一千之譜。我於山徑閑步之際，不禁記起西廂記中饒別張生的一段唱曲：「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量這些大小車子怎把離愁載得起？」久羈異域，神馳故國山河的我，也正滿貯着家國之愁，所以在每日傍晚，崗前散步的一小時中，輒賦短詩一至三絕。三個月來，積成數十章。年初拜讀過老友賴景瑚兄在本刊評介台北許紹楙詩人遊美吟咏的文章，或者本刊的一般讀者也願略略知道一個「流」美老年知識分子所懷「居」而不「閑」的心情，於是將這些「蓮花落」式的，或勉可以稱是竹枝詞數十章，寄交國內的「中外雜誌」惠予刊載；鳥鳴嚶嚶，以求同好。是為緣起。

龍馬精神值馬年（歲值戊午余生壬辰屬龍肖），棲遲異域仰蒼天，衰軀垂暮延殘喘，豈為山居望煉仙？

山鄉初住晚霞輝，鳥語花香意尚微。對峙雙楓初着綠，庭階佇立待兒歸。山路高低慢步行，山風颯颯掃衣襟；家家有犬競相吠，未識新來老客人。點綴四圍山色裏，疏疏落落幾人家。溪聲汨汨如斯逝，試問無涯或有涯？蜿蜒扶杖上高岡，伐木堆薪在路旁。記得童時田舍地，稻蓬處處捉迷藏。才與敘談得一面，室空人去霎那間（聞屋主夫婦已分居）。萬般風景千般勝，難付冤家百債還？